

■非虚构作品展

浦口火车站的背影

柏跃满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一幕。1918年冬天，一位年迈的父亲在火车站送别年轻的儿子北上北京大学读书。这就是人人耳熟能详的朱自清散文《背影》一文中提到的火车站——南京浦口火车站。

1. 2025年1月，春节前夕，一个飘着点点细雨的冬日午后，我走进南京浦口火车站旧址街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长的风雨长廊，长廊顶部已略有破损，两边基柱上部分墙皮已脱落，露出斑驳的青苔色。一路走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识牌、《背影》主题雕像、经典的绿皮火车……这些实物无不述说着浦口火车站的百年兴衰史。

翻阅资料，方知浦口火车站很简单。它是我国目前仅存的一座完整保留历史风貌的老车站，是近代铁路发展的一个缩影。街区里浦口火车站的相关史料介绍了浦口火车站不平凡的前世今生。这里曾见证了百余年的风云历史，承载着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记忆，是一处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

浦口火车站始建于1908年，1914年正式开通运营，是中国近代重要南北铁路干线——津浦铁路的终点，是当时连接江苏、安徽、山东等省的交通枢纽，也是铁路运输与长江航运的主要衔接站之一，在客运和货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浦口火车站旧址为老式英式建筑，三层砖木结构，1985年更名为“南京北站”，现在依然还可以看到米黄色外墙三楼层屋顶上面“南京北站”四个醒目大字。

浦口火车站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历史内涵。从1914年正式运营，到1949年解放战争渡江战役，再到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的开通，它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者。1918年冬，朱自清在这里与父亲分别，几年后写下《背影》一文。这篇作品成为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学生的语文学习篇章，影响深远。1919年春，毛泽东在这里送湖南留法学生赴上海；1929年5月，孙中山的灵柩在这里停留；1949年4月，邓小平和陈毅在这里星夜渡江进入南京迎来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

2004年，浦口火车站客运正式停止运营，2006年被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建筑学家的眼里，拥有铁路车站、任务段大楼、工人俱乐部、贵宾楼等英式建筑群的浦口火车站保留了民国

时期罕见的英式铁路建筑群，是长江边上一道独特的建筑景观。有建筑学家评价说：“津浦铁路最完整的原始风貌，在这里没有被改变，沿线的其他地方基本面目全非了。”

在铁路人士的眼里，浦口火车站是中国近代铁路发展的实物载体，是英式火车站的典范，是全国唯一完整保存了民国建筑特色的城市火车站，是铁路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在文艺青年的眼里，浦口火车站是“中国最文艺的九个火车站”之一，是《背影》里的父子情深，是《情深雨濛濛》里依萍、书桓的重逢，是《金粉世家》里的擦肩而过，是《致青春》里的青春梦想。它是中国铁路客车“绿皮车”的经典形象，是“新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的浦站背影，也是旅游打卡的新网红之地。

在商人的眼里，浦口火车站是一种“民国情怀”的主要载体，是销售文创产品的最佳场所。当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盛极一时，“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现在，这里还可以看见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字号，供人怀旧。红砖灰瓦旧建筑里的旧物件，让人恍惚百年前的时光就在昨天。

2. 战火的破坏一度让浦口火车站旧址及周边建筑伤痕累累，风雨的侵蚀让它步履蹒跚，日渐沧桑，而南京长江大桥的通车让其交通枢纽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下降。2004年，浦口火车站客运



南京浦口火车站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式停运。我的江苏检察同仁在一次会议上，讲述了保护浦口火车站旧址的检察故事。检察同仁告诉我，浦口火车站停运后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状态，破败不堪。当他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残破斑驳的月台长廊，荒草没膝的雨廊、垃圾杂物遍地的候车大厅……一些具有文化、历史等多重价值的建筑不是残垣断壁就是漏水漏电等，几乎惨不忍睹。“权用管”分离等种种因素造成浦口火车站旧址无人管理的破败现状。

一番坚持不懈的努力，尤其是现场的实地查勘，更是破了各方的最后心防。不久，各方达成了共识，修缮资金拨付来



南京浦口火车站旧址



南京浦口火车站旧址

《背影》雕像前，偶遇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有的朗读了雕像前的介绍文字，有的背诵着《背影》里的语

箫声依旧

龙澎

周末的午后，望着沾满尘土的凌乱书籍，忍不住开始收拾书房。正当我忙活得大汗淋漓的时候，一本看似不起眼的乐谱从书架上滑落，好巧不巧砸到了我的额头。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本竹箫的乐谱。乐谱的四角已经卷起，翻开一页页五线谱，立刻勾起了我绵长的思绪。

这本破旧的乐谱是一位盲人艺术家送给我的。在他的世界里，除了那漫无边际、无休无止的黑暗，陪伴着他的就是那支竹箫发出的悠扬、绵长、空灵的箫声。不，他说还有微风吹动树叶，发出簌簌的伴奏。他还说，这样的声音是天然的伴奏，是疗愈心灵的妙方，听见树叶和箫声的合奏，他的心才会慢慢平静下来。

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夏日的微风吹动着那台台上辛弃疾雕像周围从生的荒草，一抹余晖落在他的那支竹箫上。他身着一袭皂色长袍，花白的颜色爬上了他两边的鬓角。虽然已经失去了视力，他却异常平静自然地握着竹箫，双手娴熟自如地在几个孔位上游走，略显浑浊的目光幽幽地注视着某一个方向。当箫声响起的一瞬间，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他和那清澈明亮的箫声，对周围的风吹草动浑然未

觉。那一刻，静默在时光里的古城墙、锈迹斑斑的辛弃疾雕像与他的箫声一起，在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里组成了一幅美妙的画面。嬉戏的鸟鸣偶尔从茂密的树叶间隙里传来，恰到好处地融入这悠悠的箫声中去，仿佛默契地完成了天人合一的意境。

这一切，被偶然撞见的我深深印在脑海里。尽管那时候我或许会跌倒，在无数次的挫折与困惑面前，但我总会拾级而上，去寻找他在黄昏响起的箫声，欣喜地驻足在他绵长的箫声与“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的诗意里，整个人因此而活脱出来。有一次，我无意间吟诵起这首辛弃疾的《菩萨蛮》诗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停止了手里的动作，缓缓地放下了手里握着的箫。

“姑娘，你爱听这箫声吗？”

“爱听，好久久没有听见这么清澈明亮的声音了。”

他嘴角泛起了笑容：“你和我教的一个学生一样，爱诗词，也爱纯净的音乐。”微风吹过他的眼睛，似乎看见一束光从他的眸子中闪过。我坐在他旁边的石凳上听他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他是一所残疾人学校的音乐老师，围绕在他身边的一些和他一样在视觉黑暗中生活的孩子们。他说他想用美妙动听的音乐来填满萦绕在孩子们眼中没有颜色的世界，至少能够让他们的心不再灰暗，在跳跃的音符中描绘如画江南。由于视力的阻碍，这些孩子们学习乐器要比普通的孩子多费好几倍的心血和精力，但依然丝毫减退不了他们渴求顽强地生活下去的决心和勇气……

他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本盲书，那上面刻满了凹凸不平的符号。他和孩子们一定在春夏秋冬不停变换的季节里已经抚摸过千遍万遍

了吧？他说，孔位的位置代表了不同的音，他和那些孩子们只能靠不停地抚摸去熟悉，熟悉了以后记下每个孔的位置排列，分别对应哪个音。那一刻我好似看见了无数双装满黑暗但又热烈灿烂的眼眸。于他们而言，这支长长的箫、那本凹凸不平的乐谱，就是他们眼里的明月清风，就是他们无数个照拂的梦。

这位盲人教师用拐杖指了指郁孤台公园里鳞次栉比排列的盲道：“你们是拾级而上，踏着台阶来到这里，我们是用拐杖循着这些盲道，一点一点来到这里。这里的空气很清新，环境非常安静，无障碍设施比较齐全，很适合我们一起练箫。我经常和孩子们相约到这里来，一起练箫，顺便也会给他们讲讲辛弃疾的词。”

自那之后，每当黄昏的余晖洒满郁孤台一角时，我都会拾级而上，去寻觅

了，技术精湛的老木匠来了，建筑学教授和古文物修缮专家来了……当地街道、村镇志愿者也来了，主动承担起日常管理、清扫维护等工作。

修缮工作如期完工，修旧如旧。

2024年10月，浦口火车站改造完成并正式开街，旧貌换新颜，一百多年的老车站又活了起来。一个崭新的旅游景区诞生了，主题多样，特色鲜明。有红色主题，如毛泽东在浦口火车站、两浦铁路工人“七二”大罢工旧址等，还有南京红色工运文脉学习体验路线。这里成了铁路部门新职工入职、新党员宣誓的红色记忆场所。红色精神的传承在这里扬帆起航。有文学生主题，如以浦口火车站为背景的朱自清《背影》雕塑以及《背影》课本墙。有工业主题，如绿皮火车、铁轨、风雨长廊、月台、售票房等工业实物。

背影之后是社会各界的努力，是检察机关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工作的身影，背影之后有背影。

如今在这里，你可以在茶室里悠然自得地品一杯香茗，在咖啡店里喝一杯香浓的咖啡，在小吃店里吃一碗热气腾腾的南京鸭血粉丝汤，还可以在书店里随意翻翻一本书，到旧物店淘一淘旧物“捡个漏”。

3. 著名学者、作家林非曾说：“要谈五四以来的散文，就不能不提到朱自清；而要谈朱自清，又不能不提到《背影》。”

现在，我就站在浦口火车站《背影》主题雕塑区。清瘦的朱自清穿着长衫，系着围巾，戴着眼镜，右手捧着橘红色的橘子，左手拎着行李箱。还有一个手提着行李箱放在右边地面上，一件上衣铺在旁边的椅子上，衣服上面堆放着几个橘红色的橘子，很是醒目。椅子半边靠背上雕刻着《背影》一文的片段。“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另外半边靠背上雕刻着“南京最有温度的椅子”一行字。不时有游人站在朱自清雕像前打卡留念或者摸一摸那几个橘子。长时间的触摸让金属制作的红色橘子上半部分变得亮亮的，露出淡黄的金金属色。

《背影》雕像前，偶遇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有的朗读了雕像前的介绍文字，有的背诵着《背影》里的语

句，有的坐在椅子上摆着各种姿势拍照。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令人感慨。不久，在小吃店里再次遇到这群中学生。略一交谈，才知道他们是新疆内地班的学生，正值寒假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一次研学之旅。我们很自然就谈起《背影》这篇课文。文学是如此奇妙，隔着民族，隔着年龄，隔着千山万水，却能让人们拥有对同一篇文章的记忆。这也许就是文学的力量吧！

《背影》雕塑、《背影》主题咖啡馆、《背影》课本墙……这些设施都再现了《背影》一文的文学场景。《背影》课本墙还特意展示了从1930年到现在的各个年代各种版本语文教科书中里的《背影》课文，从1930年的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到最近的2017年语文八年级上册（人教版）共12个版本的语文教科书。不时有游人过来寻找自己上学那个年代教科书里的《背影》课文，小声重温遥远的回忆。我也寻找着多年前自己上学时的那版语文教科书，慢慢寻找着、回忆着，记忆深处的碎片渐渐获得了圆满。

这面课本墙前还竖立着《背影》的铁雕塑，较为简洁抽象。一边是朱自清手拎行李箱，另一边侧站着那个有点肥胖的老者应该就是朱自清的父亲。老人面前地上摆放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朱自清望着父亲的背影。两个人之间竖立着“朱自清1925”几个字和“背影”两个大字。一百多年前的送别背影，是“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南京这个“世界文学之都”留下过多少文人墨客的背影故事？王献之在桃叶渡口目送过恋人的背影，乌衣巷口的夕阳映照过王谢两大家族的背影，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里隐隐约约留下过朱自清和俞平伯的背影，还有鲁迅、巴金……而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似乎更像一个王朝的背影。

街区一角陈列着几个绿皮车厢。曾经，绿皮车承载了多少人出行的梦想。如今，“复兴号”高铁载着我们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多少次，在火车站，我们送别他人，望着他人的背影；我们被他人送别，也成为他人眼中的背影。此刻，我想着数百公里之外的故乡，想着那些背影。而数百公里之外的故乡，何尝不是有背影想着远方我的背影？

背影的故事从未停止，仍然在延续。父与子、父与女、母与子、母与女、爷与孙、夫与妻，还有恋人、朋友，偶尔相识的陌生人……无数人的背影，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合，汇聚成人间烟火气。（作者单位：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检察院）

那熟悉的、清澈的箫声，更为了寻找那些在黑暗中热烈绽放的顽强的生命。

不知过了多久，那黄昏时分准时响起的箫声再也没有了影子。不再被箫声驻足和流连的郁孤台，显得格外寂寥。我试着寻找箫声消失的原因，看见郁孤台景区的盲道被占用、被窖井盖遮挡，商场入口无障碍通道被关闭，无障碍厕所被占用，无障碍标识混乱……

幸好，注意到这种揪心的情况，罗琪等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市两会上提出了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推动保障残障人士出行便利的意见建议。检察机关在调查中发现，包括赣州大剧院、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等部分公共建筑及旅游景区确实存在无障碍设施建设不完善、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一封封建议书发出之后，我终于又听见那箫声在晚霞满天时婉转动听地响彻在郁孤台一角……

芦苇花又飞，箫声是否依旧？我拿出盲人老师赠的谱，立刻唤醒了那些沉睡已久的梦。箫声一如当年一样的婉转悠扬，我向着郁孤台而去，闭目就是那马蹄走过的江南，打湿了每一夜的梦。

知否知否，你爱听这箫声依旧。（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我的乡愁故事

长着腿儿的压岁钱

佟雨航

我一直认为，压岁钱是小孩子在新年里收到的最美丽的礼物，是长辈对晚辈最美好的期盼和祝福。然而，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过年收到压岁钱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一次让我记忆格外深刻。

我八岁那年，家里的日子似乎好转了一些，年底能剩下一些零钱。那年除夕，吃过年夜饭后，母亲破天荒地从我兜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我。我有些纳闷地问母亲：“你给我红包干吗？”母亲笑着说：“傻孩子，这是妈妈给你的压岁钱。”我打开红包一看，里面竟有一张两元面额的崭新纸币，我高兴得一蹦老高。我从没有过这么多钱，简直不敢相信。我问母亲：“这钱真是给我的？它以后就听我指挥啦，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母亲摩挲着我的头，微笑着点点头。

吃过年夜饭，大人们都坐在热乎乎的炕头话家常守岁。我提上父亲给我做的玻璃瓶灯笼，上街去找小伙伴们玩。以往过年，我很少出去找小伙伴们玩，而今年不同于往年，我兜里有压岁钱了，便很想向小伙伴们炫耀一下。那个年代，在偏僻的穷山村，小孩子得到的压岁钱极少，最多也就几角钱而已。跟小伙伴们聚到街上，我问大家都谁得了压岁钱、得到了多少，小伙伴们都从兜里掏出了自己得到的压岁钱，有得五角的，有得一元的，就数我得到的压岁钱最多。小伙伴们都很羡慕我。那一刻，我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疯玩了一会儿，我们就散了，各回各家。回到家，我想把我的压岁钱夹进课本里保存，可伸手一掏兜，不禁吓了一跳，压岁钱不见了！我没敢吱声，两元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可以买20个夹糖烧饼呢。我悄悄提着灯笼返回到村街上，在我们玩过的地方仔仔细细地寻找，我还发动小伙伴们都出来帮我找，但最终也没能找到。

我沮丧地回到家，眼眶里湿湿的。母亲问我是不是和小伙伴们闹不高兴了，我吞吞吐吐地说：“妈妈，我的压岁钱丢了。”母亲听了先微微一怔，然后温和地对我说道：“孩子，你知道吗，压岁钱是长腿儿的，它可能是自己溜出去玩，等你玩够了就会回来找它的小主人。你好好地睡上一觉，明天早晨你的压岁钱说不定就会回到你身边的。”“真的吗？”我将信将疑。母亲笃定地说：“当然是真的，妈妈怎么会骗你呢？”

我一向最信任妈妈了，对妈妈所说的话从来都深信不疑。于是，我转身就高兴地去睡觉了。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我的压岁钱迈着两条莲藕似的小短腿儿，自己蹦蹦跳跳地回来找它的小主人来了。第二天早晨，当我一觉从梦中醒来时，我发现我的枕边赫然躺着两元钱。我高兴地大呼小叫：“妈妈，妈妈，我的压岁钱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长着腿儿自己走回来了。”那天，我把压岁钱长腿儿找主人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小伙伴们都瞪大眼睛，张大着嘴巴，感到不可思议。那年春节，因为长腿儿的压岁钱的奇异事件，我心里一直都快乐无比。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长腿儿的压岁钱不过是母亲精心编织的美丽谎言而已。而这个美丽的谎言，却足足温暖了我的一生。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识花的人

张海生

《红楼梦》里面的海棠诗社因海棠而得名，为什么眼前却是红色的？

“那种白海棠其实是一种盆栽草本植物，名叫秋海棠，并非春天开花的海棠树。”同事继续说道。《红楼梦》里还有一种西府海棠，开花时粉中带白，淡雅清新，后院北面楼下就有几株。”

于是我们绕过转角，果见一树粉白，娇艳动人。在微风的吹拂下，一朵朵都像是一个欢愉的音符，正演奏着春天的乐章。树下，几位女同事正拿着手机拍摄，伴随着一片欢声笑语。一幅美丽的春日画卷定格为永恒。忽然一阵强风，星星点点的花瓣在空中翩翩起舞，降下一场花瓣雨，引来一阵欢呼。几只草地上踱步的斑鸠和戴胜被惊飞，清脆的鸣叫声回荡在空中。

大概是庄子所说的濠梁之乐吧。

池塘边上，是一座露天的木质游廊。一丛紫丁香花团锦簇，如同为游廊摆放了一扇屏风。旁边的紫荆花枝摇曳，一团团紫红色烈焰在树梢怒放。丁香花气清幽，紫荆清雅怡人，二者交织在一起，使春天的气息四处弥漫。令人不禁感叹：真是“花气袭人知骤暖”啊！几株遒劲的凌霄攀缘游廊之上，逶迤而生，虽未开花，但树叶已盛，形成了天然的穹顶。正午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点缀着这片幽静的角落。木椅之上有一位年轻的同事正在看书，已入物我两忘之境。我和同事不忍破坏眼前这幅美好的“春日读书图”，于是绕过游廊折向东行。

在道路尽头，一株如苍霞的乔木倚墙而立，紫红色的叶片如同一双

双顾盼生辉的明眸，显得卓尔不群。树上挂满了粉白的花朵，微风拂过，花瓣随风摇曳，犹如繁星点点，分外可爱。“你看，是樱花？”我伸手摘下一朵问道。同事笑道：“这是紫叶李，顾名思义，它的叶子是紫色的，而樱花的叶子是绿色的。此外，樱花的花瓣前缘，有小小的缺口，称为缺刻，而紫叶李却没有。楼前倒有两株樱花，只是现在还没有开花呢。”

转至楼前正门，两株粗壮的乔木分列左右，虽未绽放但花苞已蓄势待发。我走近前，指着树问道：“樱花也有好多种，万事通，你看看这是哪种樱花？”同事摇摇头：“这我可不知道。”哈哈，原来你也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记住了，这叫八重樱，是原产自日本的一种重瓣樱花。”我得意地笑道。同事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便侧过身，将树上挂着的介绍牌显露出来，于是二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已近上班时间，于是迈步前行。回望后院的春色，心中也增添了一抹亮色。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



花与瓶 刘宜然绘画作品